

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光辉典范

——重读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商 孝 才

提 要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光辉典范。主要体现在：善于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坚持和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著名论断；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方法和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 唯物辩证 思维方法 邓小平 南方谈话 典范

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简称“南方谈话”)是唯物辩证哲学思维方法的光辉典范。我们在纪念“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之际，深入研究贯穿于其中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研究和把握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怎样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确地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近些年来，邓小平同志反复讲，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人们长期不清醒的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以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文化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经济对政治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对经济又有巨大的反作用，思想文化也给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有阶级向无阶级、从有国家向无国家过渡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旧社会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因此，我们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这三者矛盾的统一体入手，否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

来稿日期：1997年2月28日。

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出发，全面研究和概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从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活动来看，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得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死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难以生存和发展，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但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也难以生存和发展；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但是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社会主义也难以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要有计划性，但是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难以生存和发展；等等。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治国的目标，以及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出发，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进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及概括，是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伟大成果，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 坚持和运用历史辩证法的光辉体现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阶级的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转述了马克思这段精彩的论述之后，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并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分析形势和判断问题。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还重申了马克思那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的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同志这段精彩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近些年来，邓小平同志反复讲，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为了发展经济，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明确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第二，必须依靠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反复讲，只有一手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狠抓改革开放；一手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狠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狠抓思想工作，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又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由此可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战略方针，是依据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第四，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早在1985年5月和6月间，他就明确讲：“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12月30日，他又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并批评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依据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又明确提出：“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可见，邓小平同志以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方针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

第五，必须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培养选拔好接班人。邓小平同志多次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注意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因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政治路线的人，还是

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培养和选拔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场灾难。”从根本上说，培养和选拔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巩固政权，坚持党的执政地位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

总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光辉体现。

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对唯物辩证 哲学思维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依据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主义是单一的公有制，以为越单一、越纯粹，社会主义的“品位”就越高，于是人们“批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急于“叫资本主义绝种”，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领导全党制定了一系列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及适当发展的政策，并提出用法律手段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结果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但是，又有相当多的同志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也有人借机鼓吹资本主义，抨击国家所有制，说“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化，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主张“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将全民所有制改变成企业所有制”，甚至“改变成个人所有制”。他们希望中国实现“全盘西化”。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受传统思维方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之外，就是怎样正确认识并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针对这些现实的倾向性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3月就明确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又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认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我们党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及适当发展的政策，不仅国内有不同的认识和议论，就是国外人士也极为关注。1986年9月，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向邓小平同志就提问过这个问题。华莱士问：“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当时，邓小平同志回答：“有些不一样，但是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他还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富，贫的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还特别强调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近些年来，邓小平同志是反复讲的。从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来分析，他的改革开放理论，其实质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或“私有化”。邓小平同志明确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些“老祖宗”，我们是不会丢的。“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及其“三资企业”的存在和适当发展呢？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生产力达不到一定的发展水平，私有制和阶级是难以“根绝”的。当然，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及剥削，是人类多少年来追求的理想和愿望。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探索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在中国，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在欧洲，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到19世纪的圣西门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在追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正如列宁所讲：“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②但是，这只是反映了人类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他们都不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③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通过“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④毛泽东还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⑤这就是说，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立即根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领导权，努力发展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就是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创造条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是严格遵循这一历史辩证法的。

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要与自己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利用，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对立面而单独存在和发展。无论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概莫如此。有的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的割裂开来，不懂得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典型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依据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早就提出过不仅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还提出要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还强调说：“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⑥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和1956年底，也多次讲，私营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还彻底消灭不了，它是国营经济的“助手或补充”。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刘少奇早已提出而未实行的好思路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大量论述，明确提出：“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当前，我们应以邓小平同志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为指导，深入探讨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关系，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他是有“左”反

“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方面，他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邓小平理论，要格外重视研究和掌握邓小平同志这种坚强的党性原则和求实创新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

四、坚定信念，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当前，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社会主义呈现出了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程产生了种种困惑和疑虑，甚至有的人提出“社会主义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这样悲观失望的疑问。邓小平同志针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庄严宣告：“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作指导，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了国际形势，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对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当前的社会主义，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和曲折，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尊重历史、相信人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告诉人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比，其发展的道路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曲折，似乎更加使人们难以掌握。因为人类社会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正是人的活动具有意识、目的和计划性，使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阶级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阶级社会形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必然要遇到艰难和险阻，发生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但是最终总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了腐朽的社会制度。就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而言，它的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血与火的较量。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故乡，如果从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到18世纪末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动摇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前后苦斗了200多年，资本主义才终于在欧洲站住了脚跟。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需要经历如此艰难和曲折的斗争过程。而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它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彻底根除私有制，彻底消灭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把人类社会推向共产主义，使全人类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势必走一条更加艰难、更加崎岖不平的道路。

（下转第60页）

的行为,如北宋蔡京改行钞法,“以百十钱之楮,而易人千万钱之物,而后利归于上。利归于上,害必归下。”^⑧魏源认为发行纸币虽然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但却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无助于解决“银荒”现象,其实质是一种掠夺人民财富的方法,并不足取,

魏源的这种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⑨,但是他将“便民”而不“罔利”作为改革的目的,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

(作者系本校史学所博士,现为北京人民出版社

史学编辑;责任编辑 孔祥骅)

①⑬《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页、48页。下引此书仅注篇名和页码。

②《通释禹贡》,第569页。

③《默觚下·治篇十六》,第79页。

④⑪魏源:《雍正西南夷改流记》,《圣武纪》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5页,296页。

⑤龚自珍:《与人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页。

⑥魏源:《海国图志·卷首》

⑦魏源:《周书顾命篇发微》,《书古微》卷十一,淮南书局,光绪四年版,第14—17页。

⑧⑭⑮《军储篇一》,第468页,473页,470页。

⑩⑯《御书印心石屋诗文集叙》,第243页、244页。

⑪《筹赈篇》,第432页。

⑫⑰《默觚下·治篇四》,第46页,45—46页。

⑬⑱⑲《海运全案运》,第411页,411页,412页。

⑭⑳《筹漕篇上》,第404页,404页。

⑰《默觚上·学篇十三》,第31页。

⑱《筹河篇下》,第377页。

⑲⑳①《筹漕篇下》,第407页,410页,404页。

⑲②《湖广水利论》,第390页。

⑲③④⑤《淮北票盐志叙》,第438页,439页,439页。

⑲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1页。

⑲⑤⑥《海国图志叙》,第207,207页。

⑲⑦《筹河篇中》,第373页。

⑲⑧《默觚下·治篇三》

⑲⑨⑩《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第420页,418页。

⑲⑪《圣武记叙》,第166—167页。

⑲⑫《默觚下·治篇八》,第55页。

⑲⑬龚自珍:《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1页。

⑲⑭《默觚下·治篇七》,第54页。

⑲⑮《七言古诗·观往吟》,第752页。

⑲⑯《道光丙戌海运记》,第416页。

⑲⑰《军储篇二》,第480页。

⑲⑱魏源:《军储篇二》,《圣武记》卷十四,第560页。因《魏源集》中所收本文与《圣武记》的文字有出入,而以后者批判气味更浓,故引《圣武记》。

⑲⑲读者可参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十七章有关内容,尤其是第678—6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上接第14页)

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无论怎样曲折,而它最后胜利的历史命运是谁也改变不了的。1871年,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被资本主义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可是,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灭亡。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被帝国主义消灭掉,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发动侵朝战争,妄想消灭新中国,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帝国主义虽然由于它的力量暂时强大,可以在局部上采用种种手段给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各种困难,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可是,在整体上它是无论如何也消灭不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已有80年的历史。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发展趋势来分析,最后崩溃的决不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历史之必然。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发奋图强,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和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论遇到多大的狂风恶浪和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责任编辑 濮侃)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1年11月上海第6次印刷,第2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642页。

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69、147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